**翻译单元**

**对单位概念的看法**

Vinay和Darbelnet在开始讨论单个单词作为翻译单元的想法时，采用了索绪尔语言符号的原始概念。根据索绪尔的说法，这个符号天然地是没有实际意义的，所以它只能从同一系统中其他符号的对比中得出意义。

然而，俄罗斯学者Leonid Barkhudarov [1]指出，例如，将其局限在诗歌中，翻译单元可以采用完整文本的形式。这似乎与他的观念有关，即翻译单元是源语言中的最小单元，在目标语言中具有同等的对照，当其部分单独采用时，它们变得不可翻译;这些部分可以像音素或语素一样小，也可以像整个文本一样大。

Susan Bassnett将Barkhudarov的诗歌观念扩大到包括散文，并补充说，在这种类型的翻译中，文本是主要单位，他还提到逐句翻译可能导致重要结构特征丧失的观点。

德国语言学家Werner Koller将Barkhudarov关于单元大小的想法与所涉及的两种语言之间的差异联系起来，通过说这些语言越不同或不相关，单位就越大。[2]

关于单位概念的最后一种看法来自语言学家Eugene Nida。对他而言，翻译单元倾向于将一小组语言构建成句子，从而形成他所谓的有意义的语言。

**对翻译单元的观点**

**面向过程的观点**

根据这种观点，翻译单元是一段文本，它在目标语言中作为一个整体来表达含义。从这个角度来看，我们可以考虑德语语言学家沃尔夫冈·洛舍尔（WolfgangLörscher）提供的think-aloud protocol的概念：通过翻译目标文本自身来分离出翻译单元。它还涉及到译者的经验问题：语言学习者将一个词作为翻译单元，而经验丰富的译者则以短语，从句或句子的形式理解翻译单元。

**面向结果的观点**

目标文本单元可以映射到等效的源文本单元。 Gideon Toury提供了了一个关于这个问题的案例研究，其中27个英语 - 希伯来语学生制作的翻译被对照到源文本。那些经验不足的学生在翻译中的单词和语素水平上有较多的小单元，而一位具有翻译经验的学生大约有一半的单位是短语或语句水平。

**翻译记忆单元的现状：**

现有工具存在一些缺点。 大多数现有工具依赖于Levenshtein距离，并且仅在句子级别上寻求识别匹配。 因此，如果字符串相似性不够高，即使这是语义相似段落也难以检索，如果只有句子的一部分与目标句子匹配，即使这部分是整个子句，这一句也很难被复用（Pekar和Mitkov，2007）。因此，TM仅对高度重复的文本类型特别有用，例如技术手册的更新版本。